



丰子恺在《秋》中写道：“秋是代表成熟，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，夏日之茂密浓深，都是过来人，不足为奇了，所以其色淡，叶多黄，有古色苍龙之慨，不单以葱翠争荣了。”恰在品读这句时，风从窗缝里悄悄溜进，携着一缕褪去暑气的微凉，这才惊觉秋已静静立在檐下——它从不是骤然降临的闯入者，而是四季轮回里最懂得沉淀的归人。

秋是四季年轮里寻常的一笔，却藏着自然最郑重的仪式。春日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羞怯试探，夏日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尽兴盛放，到了秋，天地忽然慢了下来：稻田将阳光酿成金黄，稻穗垂着沉甸甸的弧度，恰似老农弯腰时脊背的温柔曲线；

果园里，苹果裹着娇嫩的胭脂红，橘子缀在枝头像盏盏小灯笼，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果香——那是夏日酝酿了一整季的甜，终于在秋风里凝成了丰收的滋味。它没有春的娇嫩、夏的热烈，却凭着一份“淡”与“苍老”，稳稳托住自然的馈赠，让每一次生长都有了妥帖的归处。

而秋又不只是四季的轮回，更是人生里藏着“收获”与“沉淀”的节点。小时候，秋是开学季崭新的书包，是作业本上刚写下的工整名字，裹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；后来，秋是毕业时的骊歌轻响，是简历上多添的一行经历，是第一次领到薪水时掌心的温热，藏着成长的重量；再往后，秋或许是孩子背着书

秋已至 惜此时

郝燕峰

包远去的背影，是父母鬓角新添的白发，是自己终于能撑起一个家的从容——人生里的每一个“秋”，都如自然之秋般，带着“成熟”的印记，是过去付出结出的果实，是未来序章里最踏实的铺垫。它在年轮上落下的每一笔，都浓墨重彩，只因那是时光与生命共同写就的答案。如今秋已至，微凉的风里刚散出丰收的气息，像一声温柔的提醒：别急，你走过的每一步路，都在慢慢结出果实。

站在秋风里，最易撞见人生的细碎美好。午后搬一把藤椅坐在院中，青草香顺着风的方向飘来，不浓不烈，却能在鼻尖萦绕许久——忽然想起小时候，和奶奶坐在葡萄架旁，她带着几分骄傲说：“今年的羊啊，又能过个厚成的冬。”那时不懂什么是岁月静好，只觉得奶奶的手很暖，青草的香很甜。如今再闻这秋草的气息，才懂得风里裹着的不只是草香，还有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温柔，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“小确幸”。

走到田埂上，更能看见生命的五彩斑斓。金黄的谷浪在风里起伏，像一片涌动的海洋；红色的高粱举着饱满的穗子，如火把般挺立在田间；紫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，颗颗饱满得似要挤出来。农民们戴着草帽，弯腰收割稻子，粗糙的手握住谷穗的瞬间，满是对土地的虔诚——他们脚下沾着泥土，额头上渗着汗珠，眼里的光却比阳光更亮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每一粒粮食都是自己亲手种下的希望，是生命里最实在的“丰盈”。这丰收的场景，哪里只是自然的景致？分明是生命的隐喻：你付出的每一份努

力，都会像谷子一样，在时光里慢慢成熟，最终酿成独属于你的“五彩斑斓”。

若想满享当下，不妨去林间走一走。树叶正从枝头飘落，有金叶榆的明黄，有海红果的绯红，色彩斑斓的叶片铺在地上，织成一层厚厚的“地毯”，踩上去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，像大自然在耳边私语。这时停下来，闭着眼听落叶的轻响，感受秋风拂过脸颊的微凉，嗅着林间湿润的草木清香，才忽然明白：活在当下从不是深奥的道理，而是真真切切地感知自己——感知此刻的风在动，此刻的叶在落，此刻的自己在呼吸、在看见、在听见。

不用纠结昨天没完成的工作，不用忧虑明天未知的烦恼，只需专注于此刻：吃饭时认真尝一口的香甜，那是秋的味道；走路时望一眼路边绽放的秋菊，那是秋的颜色；和朋友聊天时好好倾听对方的话语，那是此刻的温暖。生活的五味俱全，从不是遥不可及的“远方”，而是每一个“当下”里的甜、咸、苦、辣——昨天加班后喝的一碗热汤，是苦后的暖意；今天早上不小心打翻的豆浆，是小插曲的咸鲜；傍晚和家人共赏的晚霞，是甜的浪漫。这些细碎的“当下”串联起来，便成了饱满的日子，而这些日子，只属于我们自己，是旁人拿不走的宝藏。

这个秋，和过往的每一个秋一样，有落叶、有桂香、有丰收；却又和过往的每一个秋都不同——因为我们又多走了一段路，多懂了一些事，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坚定。去年的秋，或许还在为某件事焦虑不安；今年的秋，却能笑着说“没关系，慢慢来”。

是我们的成长，给这个秋镀上了一层厚重的光，让它变得格外珍贵。所以当下的秋，是最动人的风景——因为我们终于能读懂落叶里的从容；是最丰盛的富足——因为我们终于懂得珍惜手中的拥有；是最纯粹的欢愉——因为我们终于能享受此刻的每一分美好。

要好好赞美这秋啊。它不像春那样急着绽放，不像夏那样忙着热闹，却以一份“从容”，将自然的馈赠妥帖安放；它不张扬，却用金黄、火红、橙黄，把天地染成一幅最温暖的画；它不言语，却用丰收的果实、飘落的秋叶，告诉我们“付出终有回报，沉淀自有力量”。这秋，多像我们的生命——从青涩到成熟，从匆忙到从容，每一段时光都有它的意义，每一次沉淀都是为了更好地绽放。

所以要好好珍惜这秋，更要好好珍惜“此刻”。别总说：“等下次再去看秋景。”下次的秋天，早已不是今天的这一片；别总说：“等有空再陪家人。”等真的有空时，今天的时光早已溜走。活在当下从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此刻就起身去窗边看看；地里的毛豆是否成熟了？墙上的苹果已经红了？是此刻就给想念的人发一条消息：“秋来了，记得添件衣服。”是此刻就认真吃一顿饭、好好睡一觉，用心感受每一分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人生里的每个秋，都值得我们全心投入——青春的秋，要敢闯敢拼，让梦想在时光里发芽；中年的秋，要懂得珍惜，让亲情与友情在岁月里升温；老人的秋，要学会从容，在回忆里品味生活的甘甜。每个日子，都值得我们用心感受。开心时，就尽情享受那份喜悦；难过时，就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调整；平凡时，就珍惜那份安稳。秋已至，风正好，阳光不燥。别错过此刻的落叶，别辜负此刻的自己。珍重今天，不问苦乐欢喜，因为每个当下，都是人生里最珍贵的“秋”，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时光。

山间的菜园 藏着我的童年

李雨薇



爷爷的菜园，藏在落叶松与白桦树织就的山脚下。园子不大，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木栅栏，因落在半坡上，远远望去，好似被凸起的山丘环抱在臂弯中的圆盘一般。这方小小的菜园，对我来说好像一个神奇的百宝箱，盛满了我童年里数不清的美好。于我而言，它从来不只是菜园，更是整个童年最鲜活的乐园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爷爷几乎每天都要往菜园去，风雨无阻。有时是蹲在菜苗边，一点点薅净藏在菜根下的杂草；有时是搬来新削的木条，仔细钉好松动的栅栏。园子虽小，爷爷侍弄起来却半点不含糊，每一寸土、每一根苗，都浸着他心思。

最难忘的当属是秋天里全家上阵收土豆的日

子。大人们蹲在地里，镢头起落间，圆滚滚的土豆便滚出来，混着泥土的腥气散在风里。他们一边刨着，一边聊着家常，笑声顺着山间飘得老远。我呢就围着菜园转，一会儿追着菜叶上肥嘟嘟的毛毛虫跑，一会儿又蹲在田埂边，安安静静看蚂蚁搬家。总爱把捉来的毛毛虫轻轻放在蚂蚁洞口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——盼着蚂蚁们能把这“大块头”拖进洞里，当作冬天的储备粮。那点孩子气的期待，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温热。

冬日的菜园，添了几分清寂萧瑟。家乡的雪总下得铺天盖地，几场雪落，菜园就被裹进厚厚的雪被里，蓬松松的，连栅栏的轮廓都变得模糊。阳光漫过雪地时，刺得人睁不开眼，细碎的光在雪面上跳着，晃得人眼眶发烫。爷爷背着手站在园边，笑眯眯地看着这片白茫茫的天地，嘴里念叨着：“瑞雪兆丰年，来年的菜啊，准保更好吃咯。”

每逢过年，爷爷总惦记着他的小菜园，总要在栅栏门那灰黑的底色上，端端正正贴一张巴掌大的鲜红小福字，红得鲜亮，格外惹眼。周围人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，丝丝缕缕漫过菜园，像给这方小天地笼了层朦胧的纱。这股烟火气息裹着福气的模样，衬着漫山皑皑白雪，映着枝头覆雪的常青松，还有那昂首挺立的白桦林——这股景致交融，正是林区独有的美学意境。

后来，爷爷病了。从卧病那天起，他再也没有去过菜园。没了爷爷的悉心照料，园子里的草便疯了似的长。先是悄悄漫过栅栏的缝隙，后来索性把整排木栏都吞了进去，绿得蛮横，再不见从前那畦分明的模样。

前些年回去，我又寻到那处山脚下。栅栏早朽成了碎木片，混在齐腰的荒草里。风过处，草叶沙沙响，却再也听不见爷爷薅草时的轻响，看不见他弯腰侍弄菜苗的背影。那方曾盛着我整个童年的小小园子，早被山风与草木磨平了轮廓，彻底融进了连绵的绿意里，寻不着一点痕迹了。

玉米地里的童年

王瑾年

白开往下咽。母亲把水壶里最后一口水让给我，自己用手背擦了擦嘴角。

下午的时候更难熬，我的手指磨出了水泡，一碰就疼，玉米须钻进衣领，痒得难受，母亲看我实在撑不住了，就让我去地头歇会儿。她自己却一刻不停地继续干活，背影在玉米丛中时隐时现。我躺在树荫下，听着远处传来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如今想来，那些跟着母亲扳玉米的日子，虽然辛苦，却充满了最朴实的温暖，每一穗金黄的玉米里，都藏着母亲无言的爱，那片玉米地，不仅孕育了庄稼，也滋养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脚步明显比早上沉重了许多，我跟在后面，手里只捧着几穗玉米，却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了。

夜里，我躺在床上，浑身酸痛得睡不着，透过窗户，看见母亲还在院子里就着月光剥玉米，她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那么单薄，却又那么坚韧，秋虫在墙角鸣叫，和着母亲剥玉米的“沙沙”声，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催眠曲。

如今想来，那些跟着母亲扳玉米的日子，虽然辛苦，却充满了最朴实的温暖，每一穗金黄的玉米里，都藏着母亲无言的爱，那片玉米地，不仅孕育了庄稼，也滋养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

文/黎志江 图/侯桂林

古人说伤春悲秋，有一种寥落的心态。
但四季之中，我更爱秋天。

趁着秋天，应该约上三五好友，出去走走，太阳不那么灼热，风不那么迅疾，那些红、黄、绿的色彩，漫山遍野，那纯粹的蓝天总让人心净、心静，让你忘情于山水，瞬间体味到秋天独有的深邃之美。

秋天的风景，不同于春天的生机勃勃，不同于夏日的繁花似锦，不同于冬日的冰天雪地，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与神韵。

老家的秋天，有着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绚丽，有着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壮观，有着“一声梧叶一声秋”的相思。

我们常用秋高气爽来描述这个季节，是因为她有赏心悦目的风景，有沁人心脾的芬芳。抬眼望去，只见满山的葱茏已换上了秋日的盛装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，颜色各异，纵横交错，宛若一幅水墨长卷。

常常忆起校园老操场栅栏四周的梧桐，一到秋天，满地的梧桐叶便铺设成一条黄金地毯，两旁的树干枝叶相连，相互缠绕，搭成了一条天然时光隧道，在上面晨跑是何其的痛快。

年少时也曾多愁善感，喜欢婉约派词人李清

照的词句，“满地黄花堆积，憔悴损，如今有谁堪摘？”“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？”句子皆很凄美，这主要得益于秋。

在汪曾祺的《淡淡秋光》这篇文章中，他用一贯的淡雅笔触，描绘了秋日里的各种花朵和瓜果。从秋葵、凤仙花到秋海棠，再到香橼、木瓜和佛手，每一种都散发着秋天的独特气息，我认为它诠释了秋的全部内涵。

汪曾祺还特别提到了梧桐叶，这种在秋天里最不起眼的叶子，却承载着他对季节的深情。他在《淡淡秋光》这篇文章中，用他那淡雅的笔触，描绘了秋日里的各种花朵和瓜果。从秋葵、凤仙花到秋海棠，再到香橼、木瓜和佛手，每一种都散发着秋天的独特气息，我认为它诠释了秋的全部内涵。

老家的秋天，有着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绚丽，有着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壮观，有着“一声梧叶一声秋”的相思。

我们常用秋高气爽来描述这个季节，是因为她有赏心悦目的风景，有沁人心脾的芬芳。抬眼望去，只见满山的葱茏已换上了秋日的盛装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，颜色各异，纵横交错，宛若一幅水墨长卷。

常常忆起校园老操场栅栏四周的梧桐，一到秋天，满地的梧桐叶便铺设成一条黄金地毯，两旁的树干枝叶相连，相互缠绕，搭成了一条天然时光隧道，在上面晨跑是何其的痛快。

年少时也曾多愁善感，喜欢婉约派词人李清

